

齊如山先生與國劇圖譜

—— 齊如山藏書遺贈中央圖書館側記 ——

張大夏

□ 中華民國76年7月，齊如山先生長公子齊子熙（熙）兄，將齊先生所遺書籍、手稿、和國劇圖譜，贈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。王館長振鵠先生，囑我寫一篇文章，以資紀念。齊先生於我有師生之誼，雖自慚推齊，但義不容辭，謹就所知，縷述於後。（作者為國民大會代表，現任文化大學、政戰學校教授）

一、齊先生的志節

國人皆知齊先生是國劇大師，或稱他為「東方莎士比亞」，對他高邁的志節，却很少有人談到，茲舉三事，以說明之：

其一是辛亥革命清廷尚未退位之前，齊先生昆仲3位——如山先生行二，還有長兄竺山，三弟壽山二先生，都非常同情革命，且盡力支助。由於和齊家既有鄉誼、親誼，且為世交的黨國元老李石曾（煜瀛）先生的介紹，齊府上所經營設在「北京」崇文門內鎮江胡同的「義興局」，便成為地下革命機關的掩護體，經常有黨人出、入、食、宿其中，甚至槍械、彈藥、宣傳品，都藏在那裏。彭家楨烈士刺殺良弼的炸彈，就是藏在「義興局」的。民國成立以後，齊先生昆仲，認為只是盡國民的天職，拒受政府任何報償。

其二是七七抗戰，日軍強佔北平之初，邏騎四出，天天抓人，「齊如山」三字，竟被列在日本領事館的抗日份子黑名單上。有人通風報信，齊先生自念，雖無實際抗日行爲，但平日常作反日言論，且因從事戲劇工作，也不免開罪於人，於是先躲到親戚家，再轉入法國醫院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才回到東單牌樓棧槽胡同自宅，足不出戶者八年之久。其間也有文化漢奸，邀他在電臺廣播，詆譏國民政府，他都婉言謝絕了。這種「韜光晦跡」的辦法，自然不足逃避日本人的追尋，但齊先生並無抗日行爲是事實，且與當時高級漢奸王克敏等有舊，要知道，那時候各階層的偽政府官吏，多數心向中央，齊先生以後既未被日本人指名索要，他在社會上知名度雖高，也就免於羅致了。

其三是37年北平淪陷前夕，在平人士，紛紛避禍南奔。有些人勸齊先生不必走，理由是「你既不是政府官吏，也非國民黨員，沒有走的必要。」齊先生認為，自己雖與政治無關，但在思想上是堅決反共的——更唾棄共黨的行爲，又不

肯作違心之論，單是這一點，就無法在共產政權下生存，即或苟且圖存，也不會好過，因此毅然決然在37年歲尾，隻身搭機南飛，離傅作義獻城投降，已沒有多少日子了！

齊先生到了上海，和梅蘭芳會着，（時梅寓居滬上。）梅的身邊，已包圍了許多「有心人士」，不想走——也走不開了。齊先生看出這樣情形，所以未十分勸他，自己上船來臺。及至梅蘭芳被中共拉下水之後，也曾屢次通過各種管道，勸齊先生回去，並保證安全，齊先生均不為所動，亦未予置理。民國50年梅逝世的消息傳來，齊先生嘆息着說：「蘭芳這個人，只會唱戲，別的事情，都沒有主見，人家說甚麼，他就信甚麼，實在是很可憐的！」

綜觀齊先生的為人，表面很隨和，其實十分堅強。有主見、有思想、卓然自立，而不肯隨波逐流，可以說是我國儒家思想的代表。他晚年曾對我說：「現在政府的作風，我不一定都滿意，可是比落在共產黨手裏，受他們的擺佈，好的太多了！」

二、齊先生的學術

齊先生讀書很多，但不泥於章句，他的學識，見解，都是從實際體驗中得來的。他的知識領域，汪洋浩瀚，在「齊如山全集」中，可以見其涯略，無待我再為費詞。茲僅舉出有關國劇而不大為人所知的兩件事情，權當一隅，以供讀者參考：

對國劇早期的看法 盡人皆知，齊先生是傳統國劇的衛護者，他幫助梅蘭芳從事改良國劇，也都堅守保持優良傳統的原則。誰又想得到他最早對國劇的看法，竟也和一些不認識國劇而侈言「改良」者的見識是一樣的呢？

民國初年，齊先生從歐洲回國以後，寫過一本小冊子，名叫「說戲」，曾經出版。把我國傳統戲劇，批評的一無是處，所提改良意見，大約為「改善舞臺建築——使用燈光、

佈景」。「取消檢「監」場制」。「扮相趨向寫實」。「反對臉譜」。「考證歷代服式，設計象真服裝」等等。

齊先生晚年所寫「齊如山回憶錄」（第五章）中說：「……（我）在歐洲各國，看的戲頗多，並且也曾研究過話劇，腦筋有點西洋化，回來再一看國劇，乃大不滿意，以為絕不能看，因此常和舊日的朋友們抬槓，總之，以為它（國劇）諸處不合道理。我於民國2年，曾寫過一本書，名曰說戲，立論是完全反對國劇的，彼時汪大燮正長教育部（總長），特別索去，存於部中。其實我在書中所寫的改良國劇的話，到如今看來，都是毀壞國劇的。」觀乎此，可知如今許多人所提改良國劇之主張——乃至見諸實行的，都是齊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見到而又自我否定者，亦可見其得失之所在矣。

顛撲不破的國劇理論 如前所述，齊先生的學識，見解，都是從實地體驗得來的，他研究國劇的方法，自己說：「……最困難的，是找不着適當的參考書籍，只好逢人（絕大多數是戲界中人。）就問，在後臺尤其不肯放棄機會——連管水鍋的都是請教的對象。」我曾開玩笑的說：這叫「子入後臺，每事問。」他也大笑不止——我們師、弟之間，是不拘形跡的。

齊先生把問來的資料，逐條整理、歸納，然後憑自己的思考，深入研究，這樣經過數十寒暑，終於獲致了結論。他說：「國劇原理，有兩句極扼要的話，就是『無聲不歌（或作有聲皆歌），無動不舞』。這兩句話，實在是顛撲不破的國劇理論。我個人研究國劇，也有30年的經驗，遇到極難解釋的問題，只有根據這兩句話，才能找出答案。

我曾試作引伸：「戲劇所演者是故事，故事的主體是人（劇中人），而人則用情感、思想、語言、動作，織造成故事，國劇是以歌舞表演這四者。（有謂以歌代言，以舞代動，尚不能涵蓋一切。）人的聲音美化了，就是歌，動作美化了，就是舞，愈美化距寫實愈遠，所以我認為『國劇是唯美而非寫實的』，所以齊先生又說：『國劇不許寫實』，非不許也，實不能也。」

若干年來（包括齊先生生前與故後。）也有些研究國劇的人士，對他不表欽服，或形諸語言，或見諸文字，這當然對他無毫末之損，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，是這些位不服齊先生的人，不談國劇理論——或談而不中肯竅則已，只要談的有些是處，都出不了齊先生的範疇，可見齊先生的國劇理論，確是顛撲不破的。

三、書籍和手稿

此次齊子熙兄贈與中央圖書館，有一部份書籍和齊先生的手稿。書籍除幾部木板書如「律呂正義後編」、「三國志



「天女散花」身段之一，當時係由齊先生做摩特兒所畫者。

」（不全）、「傳奇十種」、「博笑珠璣」等以外，餘如「六十種曲」、「戲典」等，則係在此間所購。另外有在北平出版的「中國戲之組織」、「北平皮黃史」、「國劇拾陸」、「北京風俗」、「科班改良芻議」、「國劇之特點」、「劇本之性質」，皆係齊先生所著，多已收入「齊如山全集」中。

齊先生的手稿，有兩個值得一談的特色，第一，他從來不用鋼筆，一律是毛筆書寫，而且字劃非常清晰。主持中國一週的史紫忱兄常說：「齊老先生的稿子，手民最歡迎——因為最容易辨認，自然也就很少出錯了。」

第二，齊先生寫文章，不論篇幅長短，都是一下子寫完，從不易稿，至多在頂端或行間，添抹三兩句而已。因此，他遺留下的手稿，都非常整齊，影印行世，都未嘗不可。

這一批手稿，又可分為兩部份，一部份是在臺灣寫的，如「齊如山自傳」、「國劇藝術彙考」、「華北的農村」、「中國的科名」、「中國化學工藝」、「皮黃念字法」、「名角談話錄」等，還有其他雜文，多刊載於中國一週，也都

收入全集。另一部份是在北平寫的，有前文所列「中國戲之組織」等6、7種，還有劇本（初稿）「羣芳集艷」、「紅樓夢故事」、「鳳還巢」，（原名「循環序」）。齊先生告訴我：「這些東西，都是倉猝之間用來塞箱縫，無意中帶出來的」。

四、監繪國劇圖譜

遠在籌備梅蘭芳赴美的時候，（約在民國19至20年間。）齊先生爲了介紹國劇給外國人士，恐怕單靠語言，文字還不够，於是設計了一系列的目錄，包括「劇場」、「行頭」（服裝）、「盔頭」（冠、巾）、「古裝」（係在傳統戲裝之外，另設計出來的一種服裝，專演「嫦娥奔月」、「天女散花」一類的戲所用，因係以古畫仕女圖爲藍本，故曰「古裝」）、「髯口」（鬚鬚）、「扮相」（整體劇裝人物）、「臉譜」、「舞譜」、「切末」、「把子」（兵械）、「樂器」等。請畫師如式繪製，並作中、英文說明，裱成立軸，每幅4圖，多達200餘幅。在國外舉行招待會或演出時，張掛出來，彼邦人士，都深感興趣，認爲得未曾有。後來，這批掛圖，就保存在北平國劇陳列所裏。38年大陸淪陷，又經過「文革」浩劫，是否還存在，就很成問題了！

齊先生念念不忘恢復國劇學會及陳列所，（均爲先生所創設。）時與立法委員陳紀澄先生商酌，紀澄先生曾在口頭上提供過藍圖，如果齊先生多健在幾年，是有可能逐步實現的。

紀澄先生認爲，國劇陳列所，要有相當數量的物品，需費較多，但也不是完全無辦法，可以向劇團去要、去捐、乃至廉價購買，均無不可。齊先生聽了，非常高興。他覺得實物和衣箱、切末等，可以隨時捐贈，唯有掛圖，是需要較長時間繪製的，應該提前着手。他知道我能畫工筆畫，也偶作戲裝人物，便囑我仿照以前的掛圖，試爲繪製，我當然樂於效勞。齊先生說：「用不着畫以前那麼多，只畫有代表性的就夠了，例如蟒、靠，以前各種顏色的都畫，現在只畫一種顏色就可以。」

記得是在民國48年夏、秋之間，齊先生擬定目錄，我就開始動筆，那時，我住的地方，非常狹小，實在不是作畫的環境，在一切將就之下，大約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方才竣工，計畫有古代（元明）臉譜、現代臉譜、行頭、盔頭、髯口、切末、把子、舞譜等共254圖裱成立幅，每圖標以名稱，每種綴以說明，都是齊先生親自撰寫。

最受人注意的是「舞譜」，只畫了四齣——「天女散花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遊園驚夢」和「貴妃醉酒」。圖中所示每一個姿勢，都註有名稱。（取自古人的詞賦）其載歌載舞者，則附註作者動作時所唱歌詞，參看圖文、可知國劇

歌、舞、故事三者的關連性。這些文字，也由齊先生親自書寫。

畫這些舞譜時，雖有原本（赴美時所繪掛圖的照片，刊於當時的宣傳品中。）可資參考，但大小僅如郵票，模糊難辨，齊先生便拿畫叉子當藥鋤，或拿一把摺扇，一一做給我看，我先用鉛筆起稿，齊先生認爲姿勢正確了，然後鈎勒，着色。齊先生所作身段，都非常曼妙美觀。名士羅瘦公先生「調齊如山俳歌」云：「齊郎四十未爲老，歌曲並能窮奧妙，結想常爲古美人，賦容恨不工顰笑，可憐齊郎好身段，垂手迴身聞輕軟，自惜臨風揚柳腰，終慚嘆日芙蓉面。……」可見齊先生對於國劇，並非徒託空言也。張岳軍先生觀賞這些掛圖時，我曾把繪製經過向他報告，他笑着說：「齊老先生是你的摩特兒啊！」圖畫之外，還有齊先生手書「國劇腳色名詞」、「清代皮黃名腳簡述」、「指點法名詞」、「鬚舞名詞」、「翎舞名詞」、「袖舞名詞」、「笑法名詞」、「步法名詞」、「武功名詞」、「上下場名詞」等共計13幅。最後，齊先生自己，陳紀澄先生和我，各寫了一幅說明。定名爲「國劇圖譜」。

這一批圖譜，中國國民黨七屆二中全會時，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展出一週，先總統蔣公曾往觀覽，並蒙嘉許。民國49年中國文藝協會慶祝成立10週年，特舉行「國劇圖譜展覽」於臺北市中山堂。後得華美協進會樊際昌，查良釗兩先生支援，運往美國，於民國50、51、52年間，在美國東、西兩岸紐約、舊金山、西雅圖等地，展覽多次，吸引不少觀眾，對宣傳國劇，收到相當效果。

齊先生逝世後，這批圖譜，一直存在西雅圖齊子熙兄處，何時運回國內，記不清了，民國66年，幼獅社曾予出版，則圖譜回國日期，應在出版之前。

去年（76年）齊子熙兄將這批圖譜，連同一部份書籍、手稿，捐贈給中央圖書館。書籍也好，手稿也好，圖譜也好，對子熙兄而言，都是先人的手澤，他之所以捐贈給中央圖書館者，目的是使這些文物，在國內永久保存。

我寫這篇文章時，回憶在齊先生指導之下，繪製圖譜的景況，歷歷如昨，不禁生出無限感觸，除了懷念齊先生以外，第一個感觸是自己沒有能繼承他的遺志，對國劇有所發揚。第二個感觸是這批圖譜繪製時間，距今已將近30年之久，個人的畫藝，再怎樣沒有進步，看了幾近30年前的作品，也不會滿意，然而可寶貴者是齊先生的墨跡。今天，齊先生如果健在，我一定會再畫一套，請他老人家重新題字的。